

蒙古族游牧文化研究

刘文军

(内蒙古民族大学, 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摘要: 蒙古是早期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 是蒙古族游牧文化产生的摇篮。游牧文化是蒙族特有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 也是与生态环境相适应所形成的思想观念。蒙古族游牧文化, 是逐水草而迁徙, 适应自然环境而驻牧, 其所创造出的独特的历史文明, 对中国、对亚洲乃至世界的文明都有着深远影响。对此, 文章从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形成出发, 阐述了蒙古族游牧文化的特点, 并在此基础上蒙古族游牧文化变迁的具体表现与原因。

关键词: 蒙古族; 游牧文化; 形成; 特点; 变迁

勤劳智慧的蒙古民族, 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一代又一代地繁衍生息, 在长期的游牧生产中, 蒙古族人民逐渐领悟到大自然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生物赖以生存的摇篮, 人类与生态自然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 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 游牧逐渐从形而下的生存需求发展为形而上的精神文化。

生态智慧始终存在、贯穿于蒙古族人民生活、文化艺术、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蒙古族游牧文化始终尊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他们敬畏苍天大地, 与生俱来就有着热爱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遵循自然规律、保持生态平衡是蒙古族游牧文化的精髓所在。

但是, 随着时代的发展, 在自然、政策、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 蒙古族游牧文化也逐渐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对此, 本文站在时代发展的视角, 对蒙古族文化特点及其变迁展开深入剖析, 旨在充实蒙古族游牧文化理论研究, 以更加辩证、发展的眼光审视蒙古族游牧文化的时代变迁。

一、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形成

就文化内容而言,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农耕文化倡导通过劳动、斗争对自然进行改造, 其本质在于通过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不断斗争、相互博弈而生存、发展。

而游牧文化则主张人类应该崇尚、尊敬、依赖、顺应自然, 与自然相融相和。因为, 良好的自然环境是畜牧业赖以发展的基本资源与基础条件, 游牧业的发展机制与大自然是相互适应的, 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 适应自然是蒙古族的一种观念本能。

游牧文化是基于游牧生产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涵盖了包括蒙古族人民特有的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与游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风俗习惯等多个要素。

勤劳智慧的蒙古族人民集游牧文化于大成, 是游牧文化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种族。蒙古族人民主要分布于蒙古高原, 那里东起大兴安岭, 西抵阿尔泰山脉, 南到阴山山脉, 北至萨彦岭、肯特山、雅布洛诺夫山脉。

蒙古高原的不部分地区都是古老的台地地形, 仅在高原西北

区域存在地方山地, 而在高原东北部, 则以广阔的戈壁为主, 在高原中东部, 地形主要以丘陵为主。蒙古高原气候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干旱、半干旱型, 常年降水稀少, 与中原地区相比, 夏季相对短暂, 气候干热, 而冬天却漫长且寒冷, 年、日温差都很大, 日照充足, 常有风沙。

蒙古高原的植被以旱生低温草本植物为主, 其地理环境在发展畜牧业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独特的地理环境与自然资源, 孕育了匈奴、乌桓、鲜卑、契丹、蒙古等多个游牧民族, 是游牧文化形成、发展的摇篮。

13世纪, 蒙古族首领忽必烈扫灭了南宋, 统一了中国。自此, 蒙古高原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民族混战、部族纷争的历史, 蒙古族人民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随着蒙古族进入中原, 他们在不断继承、弘扬、整合、发展草原传统文化的同时, 广泛吸收包括儒家、伊斯兰教、佛教等多元文化, 促进原有草原文化的不断充实与完善, 从而逐渐形成了蒙古族游牧文化。

二、蒙古族游牧文化特征

蒙古族游牧经济是依赖、顺应生态环境与自然气候, 而开展各项生产生活活动的。所以, 游牧经济存在较大的流动性。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居住于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民, 其在居住环境、饮食习惯以及穿着服饰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趋同性, 而这也是游牧文化特点的具体体现。

(一) 人居环境

建筑往往能够最直观地反映不同地域文化特征。具体来说就是当地的气候条件、自然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会直接影响到当地居住物的具体形式。

在匈奴以来, 毡房始终是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的主要居住形式。从外形来看, 毡房的形状所差无几, 且大多为木质框架结构, 外面覆以毛毡或动物皮毛。这种居住形式不仅外形美观, 且便于携带, 非常适合于游牧民族居住, 考古研究证明, 游牧民族所居住的毡房是由鄂伦春族人所居住的“仙人住”以及鄂温克人所居住的“地害子”发展而来。

(二) 交通工具

蒙古族亦被人们称为“马背上的民族”, 作为游牧民族, 由于其生产、生活方式的特殊性, 牛、马、骆驼便成为了他们生活、迁徙、行军的主要交通工具。马在游牧文化中有着非常高的地位, 蒙古族始终将马视为他们的崇拜对象。

在蒙古族民众看来, 马不仅聪明, 且非常通人性, 他们爱马、护马, 视马如命。马匹不仅是蒙古族民众财富的象征, 更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在蒙古族的很多祭祀活动中, 都会以马为祭品, 向祖先的亡

灵献马,关于这一点,匈奴墓陪葬物中所发现的大量马具与马的遗骸就能够充分证明。

正因为此,在蒙古族的民族传说中,关于马的故事非常多,而这也是游牧文化所特有的。

(三) 生活用品

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其生产、生活用具、器具大多为木制品。蒙古族民众逐草而居,一年四季多数时间都在游牧,因此,他们所使用的家具、器具重量都不宜太重,体积都不宜太大。基于以上两点,木制生产用具与家具便成了他们的首选。

首先,由于游牧民族居住地点并不固定,使用木制生产用具和家具,在迁徙过程中更便于携带与搬运。

其次,在迁徙过程中,器具的磕碰是在所难免的,选用木制器具,不仅结实耐用,且更抗摔击,即便发生损坏,也易于修复。

第三,用木制容器盛取食物,不易变味,更有益身体健康。

第四,木制器具取材方便,制作工序简单。

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所使用的器具在制作工艺、材料质地甚至名称等各方面都大同小异,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蒙古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与其他客观因素。

(四) 衣着服饰

蒙古族传统衣着服饰大多以动物的皮毛制作而成。上述讲到,蒙古高原地区的气候特点为冬寒夏凉,人们的衣着服饰的首要要求就是保暖。有句谚语真实地描绘了蒙古族游牧民的生活:“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其裘。”

到了冬天,人们都会带上动物毛皮制作而成的帽子,身上穿着皮衣皮裤皮靴,即便到了夏天,由于蒙古高原地区天气不稳定,在野外经常会遇到暴风雨,因此,他们在外出时,也会带上厚实保暖的衣物。而且动物皮毛制作而成的服饰,不仅保暖性能好,还能为人们抵御寒风,适合在任何季节穿着。一件皮衣不仅能够穿在身上,抗风保暖,还能在人们休息时当做铺盖,可谓一物多用。

蒙古族人们所穿的皮靴具有尖翘、底平、筒长等特点,穿着这样的靴子,人们在骑马时不会被马镫套住脚,而且在行走、放牧时,能走得更稳,不易栽跟头,且皮质靴子保暖性能更好,能够有效保护小腿及脚部不被蚊虫叮咬。而蒙古族在衣着服饰方面所呈现出的这些特点,都是他们主动顺应自然条件的结果。

(五) 饮食文化

蒙古族的饮食主要为肉食和奶制品,这是由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模式所决定的。由于蒙古高原常年昼夜温差大,气候寒冷,而肉食与奶制品中所包含的热量与蛋白质都相对较高,能够为人们的体能消耗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因此,更适宜蒙古族食用。

此外,肉食与奶制品都具有耐存储的特点,像奶酪、奶豆腐等,将其晒干后,存放得当的话,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而像酥油之类的食物则能够存放更长时间。

从秋季开始,蒙古高原便进入严寒期,植被会被冰雪覆盖,

遭受风雪的夹击。在这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牲畜都无法积存脂膘。每到冬季,人们都会宰杀部分牛羊,为漫长的寒冬准备充足的肉食,并将这些肉食装入牛肚或羊肚这一“天然保鲜膜”中,经过天然制冻后,存放起来,供冬季以及第二年的春天食用。

(六) 善待自然

蒙古族人民崇尚自然、善待自然,他们不会蓄意破坏自然界中的任何花草树木。对于蒙古族人民而言,所有的花草树木、山川湖泊都是大自然赐予的,它们与人类及其他生物一样,是有生命、有灵魂的。人们现在所能享受大的幸福、安定的生活,都是因为受到了树神、山神等自然神灵的保护。

所以,没有得到神灵的许可,人们不能随意砍伐树木、折断树枝、破坏花草等。如果的确需要刨坑挖洞、砍伐树木,在此之前都要看过风水,接受指点,精心挑选良辰吉日,举办相应的仪式才能进行。如若不然,则可能会伤害地神的神经、切断地神的脉搏,严重者甚至会导致天灾人祸。

此外,蒙古族人民还严禁向水源中丢弃脏物,不允许在水源中洗手、洗脚、洗澡或者洗刷其他不干净的物品。在他们看来,水是人类的生命志愿,是神灵的血脉。

在游牧文化中,上到耄耋老人,下至年幼孩,都会严守忌俗,珍爱水源,保护生态环境,通过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谋求长远生存与发展。

(七) 爱护动物

自古以来,蒙古族人民不仅崇尚自然、珍爱自然界中的花草树木,对于自然界中的各种野生动物更是倍加保护与珍惜。蒙古族虽然历来以游牧经济为主,但是狩猎文化同样是游牧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部分时候,人们狩猎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谋生,而是保持生态平衡的一种手段。在特定的季节里,进行小规模、小范围的野生动物捕猎活动,能够有效调节野生动物过多的问题,从而维持生态平衡。

当然,蒙古族人民不会以此为借口,对野生动物进行贪婪地滥捕乱杀。他们会严格遵守不猎捕领头动物、处于生产期的动物、处于哺乳期的动物以及处于生长期的动物幼崽。在进行捕猎活动之前,他们还会举行相应的仪式,祈求动物守护神的恩准。

正是蒙古族人民的这种传统自然观,不仅有效保护了自然环境,对于后世的影响与熏陶也是非常重要的。草原是游牧文化形成并发展的根基,草原孕育着蒙古族的一切生灵。人们爱护自然、保护动植物,维护草原生态平衡。实际上,这也是对自身的一种保护,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互为整体的,只有二者和谐共处,才能得以繁荣发展。

三、蒙古族游牧文化的时代变迁及其原因分析

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变迁具有辩证性,具有时代性的。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提出了文化的明确定义,“文化是人们作为社会成员,在体力或脑力活动中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以及习俗等

多方面能力与习惯的复合体。”由此，我们可以将蒙古族的游牧文化视为蒙古族人民对游牧生活、生产方式的传承、地方性生产知识、对自然神灵的信仰、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

随着时代的变迁，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也在与时俱进，而这也是文化具有适应性的结果。文化变迁是指“随着民族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各民族、各部落之间的相互融合与渗透，而引起的民族文化系统在内容、结构、风格以及模式等多个方面的变化。”从适应论与整合论的角度分析，引起蒙古族游牧文化产生变迁的因素主要可分为自然与社会两方面。

（一）自然因素

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法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马赛尔·莫斯在《礼物》中详细描述了他对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部分民族生活方式的考察情况，其中写道：“这些居住在沿海地带的民族，他们以捕鱼为生，极为富有……”，而列维·斯特劳斯则在《忧郁的热带》中阐述了当地群族生活与气候、生态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生态环境是物质文明发展的必要基础。社会生活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蒙古族游牧生产方式的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大多源自自然。

上述提到，蒙古高原平均海拔在1000以上，气候为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每年有80天—150天的无霜期，草本植物分布面积广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所找到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所生产出的产品，自然也就各具特点。”而蒙古族的游牧生活的突出特点便在于他们会随着季节的变化、水源的情况以及草场情况而迁徙。

除了受地理因素的影响，生态环境的不断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蒙古族游牧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首先，游牧文化的缘起在于人类对动物的支配。“最佳觅食理论”认为“推动驯化的首要原因在于自然资源的不断减少、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当可供人类利用的野资源不断减少，人类只能继续扩充食谱，将一些低能量回报的动、植物纳入食用范围。”而文化生态位构建理论认为“资源丰富、来源稳定的地区更适宜生态位构建活动的开展，通过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融合，实现对动物的驯化。”最佳觅食理论与文化生态位构建理论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对资源量进行了界定，但是都体现出资源的变化在动物驯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突出了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

人类通过观察、关注自然资源的变化情况，从中了解、掌握驯化自然、利用自然的方法，使得自然资源顺其自然地融入人类生活。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是当地人们与生态环境以及生存发挥需要，相互适应而形成的结果。

（二）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主要包括政策、经济以及文化三个方面。

1 政策因素

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及生产方式的调整等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游牧文化的变迁。而政治因素对蒙古族游牧文化变迁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政策的变化方面。自解放至今，内蒙古自治区先后实行了公社大队体制、牲畜承包制以及草场承包制，此后，针对草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现实问题，国家又先后颁布了《关于加快畜牧业发展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国务院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旨在改善草原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在自治区层面，通过实施禁牧、休牧、轮牧、舍饲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内蒙古自治区逐渐实现生态畜牧。

2. 经济因素

随着游牧文化与其他文化形式的不断分化与整合，蒙古族人民逐渐改变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方式，转而实行农牧结合的生产模式，这也是蒙古族游牧文化变迁的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表现形式。据史料记载，早在匈奴时期，农牧结合生产模式就以出现。而随着生产模式的调整，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产生了文化的涵化，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脱下蒙古袍，衣着服饰逐渐汉化，而传统服饰则演变成一种文化符号，只出现在重大节庆活动中。

3. 文化因素

生产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工具，在推动蒙古族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蒙古族人民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陆续引进了马、黄牛等动物，用在生产、交通、祭祀等活动中，极大地推动了游牧文化的变迁。此外，蒙古族人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样是影响游牧文化的形成与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双权一制”政策的实施，游牧文化最初崇尚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而“资本精神”与游牧文化所倡导的“集体合作精神”的相互融合，也使得蒙古族人民的价值观念更具多元性。

四、结语

总之，任何民族文化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接纳新的文化元素，进行文化的分化与融合。但是其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并不会动摇。我们应以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蒙古游牧文化的变迁，在积极继承传统游牧文化的同时，推动游牧文化的时代发展。

参考文献：

- [1] 海山. 蒙古高原游牧文化中的环境道德及其现实意义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9 (05): 58-63.
- [2] 葛根高娃. 工业化浪潮之下的蒙古民族及其草原游牧文化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06): 20-27.
- [3] 陈·巴特尔. 试论蒙古民族传统游牧文化知识形态及其教育形式 [J]. 贵州民族研究, 2005 (06): 135-140.